



拉二胡的阿林

□ 李凤琴

周末回老家帮父亲拾掇小菜园,邻居家传来婉转悠扬的二胡声。我循声过去,阿林正在自家装修一新的厢里房专注练习二胡。敦厚结实的他,中等身材,黑发间已有不少银丝,额头上的一道粗线条似的皱纹里有着岁月的痕迹,白衬衫配藏青色裤子,脚穿一双黑布鞋,整个人看起来清爽清爽。曾经黑红的脸膛也白哲了许多,唯有一双粗糙的手,暴露出他与土地几十年的交集。

阿林坐在一张方凳上,左腿弯曲,撑着琴筒,身体自然前倾。左手稳住琴杆,四指在琴弦上上下下滑动,时而按压,时而点跳。右手拉着琴弓,不停地推送、回抖,灵活自如。阿林身体轻微晃动,轻快的旋律如叮咚泉水从他的手指间汩汩流出。

阿林从去年开始,买了几本二胡书籍来自学。从了解二胡的构造和调音开始,学习基本演奏姿势、持弓方式、二胡常用把位图,练习简谱1、2、3、4、5……刚学的时候,两手不协调,简谱也记不住,拉出不成调的吱吱呀呀声。但是他不气馁,一有时间,就从最简单的《连弓练习曲》《秧歌调》拉起,一遍又一遍……慢慢地,拉出来的曲子有点像模像样了。他买过几百元一把的二胡,又买过一千多元一把的二胡,还

是觉得不是很顺手。后来一狠心花五千多元买回一把无锡产的二胡。他说,无锡产的二胡品质优良、乐感纯正,不愧是阿炳的故乡。没想到,他对二胡音质还有钻研。

阿林年轻时就爱钻研。为了谋生,他向亲戚学了木匠手艺。他打出来的家具样式新颖、线条流畅,受到大家称赞。为此,还赢得邻村一位温柔聪慧的姑娘的芳心。他结婚时新房的家具、堂屋的老柜、吃饭的桌子,都是自己一锯一刨做出来的。阿林干活时一丝不苟,一块块平凡的木材在他的妙手下变成实用的物品。与别的水匠师傅不同的是,他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,听得最多的是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。

三十多岁,阿林在邻村大队部开了一家带锯厂。那时农村人砌房造屋,木料都用家前屋后栽的大树,要把粗壮的树干运到带锯厂加工成合适的尺寸;打家具也要把树干加工成木板。这样,阿林的带锯厂生意一度红火。他儿子上大学的费用是他开带锯厂赚来的。那时经常见到他下班回来,藏青色的工作服上、乱糟糟的头发里沾满木屑,灰蒙蒙的一身。

阿林头脑灵活,不甘于种几亩责任田。农村砌二层小楼的人家越来越多,成品家具也一度流

行。很少再有人请阿林去打家具,带锯厂业务也没有了往日的兴旺。不得已,他只好关闭厂子,买回耕田机器,农忙时节为左邻右舍耕田耙田。播种小麦前,要把收割稻子时压板的泥土翻过来。阿林机器上的铁铲把泥土直线状一条条翻过来,再把土壤碾碎。小麦种子均匀洒进蓬松的土里,有利于生根发芽,长出嫩绿的麦苗。夏天栽秧前,水田也要用机器铁耙耙一遍,这样秧田土质均匀、疏松,秧苗易成活。往往他在前面耙田,有人就在后面撒肥,庄稼人懂得农忙时节的争分夺秒。一般邻居们都是前一天就跟他预约好,这家耙完,立即到下一家。有时我们在吃晚饭,屋后农田里传来“突突突……”的机器声,阿林像是在奏响幸福生活的交响曲。阿林经常忙得黑乎乎、脏兮兮,风吹日晒的两腮黑里透着褐色,有点像他脚下的土地。

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,阿林给他在省城买了房子。如今儿子又回家乡创业。工作日,阿林开着新能源电动汽车去儿子城里的公司上班,帮儿子做些后勤事务。周末时间就在家学拉二胡。他说,拉二胡要记忆简谱和歌词,要酝酿感情,通常要手脑并用,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、脑梗等。他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,已经六十多岁,居然能把二胡学会,不简单吧?以后退休生活有二胡作伴,我就知足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学会。”说到这里,我发现阿林的眼睛里有一道自信的光芒闪过。

乡下的稻草多的是,晒草铺床,有时可能是临时的、一次性的。乡下交通不便,婚丧喜庆,客人来一趟不容易。就说祝寿吧,城里人安排寿宴只吃一顿,乡下交通不便,有些客人是步行来的,哪能来了就走?按传统,寿宴待客得安排三天。乡下没有旅馆,借宿在邻居家,乡邻可以权宜之计。但是,也有不少不想麻烦邻居家,就把泥地扫一下,把稻草铺开,放上一张草席或床单,地铺就打好了。在我的老家,乡亲们待客,一般是家里的床给客人睡,自家人睡在稻草地铺上。客人一走,临时用来垫铺的稻草也就成了烧火草。

我曾睡过稻草铺的地铺,那一次是去邻居家借宿,邻居刚好打了地铺。增加睡的人,再铺开一捆稻草就行了。可是枕头不够,我只好把厚厚的棉裤当枕头,垫在脑后。棉裤的味道不太好闻,管它呢,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真舒服,也很暖和。哦,屋梁上是啥?是蛛网,有一只灰老鼠溜过来了……乡村的夜,静得能听到老鼠的脚步声,只不过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工作过,还在扬州实习过一段时间,从没向我们抱怨过什么,或苦或累或受委屈也没见她哭泣过。后来,她开始创业之路,自己为自己打工,转眼就是十多年。

在这十多年里,女儿挣钱,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尊老、爱幼,存善心,说好话,做美食,赋予生活仪式感,一样都不少,一样不曾误,行走得有条不紊、稳步向前。虽没有实现弯道超车,倒也实实在在。温饱有余,健康且快乐。

女儿与多数普通女子一个样,吃苦耐劳、勤俭过日子,俯首甘为家中牛,全心全意奔生活。如今,女儿正和女婿合力培养一双儿女,陪伴儿女学习成长。

邮兴公路红庄桥向北三里路,便是猴家庄。新中国诞生后,猴家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土生土长的陈长政。

陈长政解放前家庭特别困苦,十四五岁时便成了孤儿。十七岁时高邮第一次解放,他跟随共产党干部郑光耀走村串户、发动群众,筹划反击国民党的围剿。1949年下半年,高邮获得真正的解放。二十岁左右的陈长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,又瘦又矮。但他脑瓜子灵,说话有条理,有胆量为村民办事情,被任命为猴家庄村党支部书记。

陈长政时时事事为村民操劳,特别是对待贫困户,经常上门问这问那,关怀细致,深受大家爱戴。贫农陈有来全家七口人,冬天只有两条小被。陈支书了解后特地到乡政府要来一条救济棉被,腊月初八送到陈家。陈有来接过棉被,直呼“你是共产党派来的活菩萨”。从此,猴家庄人都把陈支书当成心慈的菩萨。由于陈支书个子矮小,有人直接叫他“细菩萨”。

猴家庄分为东庄、西庄。1955年,西庄陈三娘丈夫过世,她三十多岁带着儿女度日,土改时分给她家三百多地,自己耕种确有困难。陈支书

大嫂是渔船上的姑娘,归属渔业村。渔业村的渔民不归集在一个地方生活。家在船上,在乡村的各个河道里捕鱼。晚上,船划到哪里就在哪里息网休憩。捕鱼的方式也有多种,有几家固定在一起拉网游走捕鱼的,有单独在某个河段打簰扳罾的,有长时间停靠在某个村庄河道撒网捕鱼捞虾的。大嫂属于后一种。她爸妈一大家子长期在我们村庄周边的河道里捕鱼,和庄上的人很熟,每天的渔获在庄上转一圈就卖掉了。

大嫂家姓王,老王生得五个子女,大嫂排行老三,庄上人喊三子姑娘。三子姑娘成年时出落得美丽大方,花儿一样。

我父亲念过两年私塾,会写字,被公推为生产队长,和大嫂一家子很熟。大哥也到了娶媳妇的年纪,三子姑娘和大哥年龄相仿,且门当户对,都是家境不太好的人家。父亲就请河东的老周说媒,撮合两家的亲事。老周带着礼盒去了老王家一趟,事情就谈成功了。父亲在老宅西边的空地砌了三间茅草房,把大哥和大嫂的婚事办了。

大哥成家后就和父亲分了家单过。大嫂还是喜欢捕鱼,生产队有活时就下田干活,闲时就拉着大哥划船拉网捕鱼。很快,大嫂有了身孕,挺着大肚子也不闲。有一天出去拉网,大嫂用了点力气,肚子疼了,他们的儿子提前生了。因在渔船上生的,取名鱼宝。鱼宝出生时,我才四岁,也就是说我比我大侄子大四岁。

大嫂有两张网。一张网眼小,网口用铁条撑开,尾部接一网兜,叫虾网,主要捕虾。把网绳扣在船边,网跟船走,张开的网口把路过的小虾拢进网口,收进网兜。夏季捕小虾,秋季捕银鱼。另一张是爬网,网眼大,网口绑一串铁块,网下入河中,沉入河底。拖动渔网,网爬着河底走。冬天时,鲤鱼、草鱼、鲫鱼、鳊鱼等都沉入河底,爬网专捕沉鱼。

我经常跟着大嫂去拉网捕鱼。大嫂撑船拉网,撑一段水路,把网拉上船,倒出网兜里的东西,拉上来的不仅有鱼,还有水草、树枝、泥块。我负责拣鱼,把水草等杂物再扔到河里。那时的水质真好,夏天拉虾网,拉不了几下,就能拉一水桶虾子;冬天拉爬网,网兜都有鱼。鱼捕上来了,大嫂一手拎着鱼桶,一手拿着杆秤,去庄上一转,就卖完了。卖鱼的钱正好补贴家用,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是一个不错的额外收入。

时光在日日起日落中悄悄流过,

“细菩萨”陈长政

□ 李湘清

常到她家帮忙。后来他把西庄几户贫农组织起来,相互支持,他家也加入其中。

1957年前后,猴家庄村改称民主村,后变成了民主高级社。地名在变,但支部书记仍是“细菩萨”陈长政。

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,民主高级社变成了红利大队。当年秋后,公社召开万人庆贺大会,主要是报喜:粮食亩产超万斤。陈支书气得直瞪眼,说,这样瞎搞下去会遭难的。

1960年春上,陈支书家缺粮挨饿,夫妻俩都得了黄肿病。别人得黄肿病,他让到大队保管室领取皮糠或山芋干子二三斤,而他自家从未领取救济钱物。

1968年,“细菩萨”陈长政肝部疼痛、肿大,经县人民医院检查,已是肝腹水晚期,住了一个多月院。在病床上的最后几天,干部、社员来看望他,他用微弱的声音嘱托:“记住,抓革命促生产。”

大嫂

□ 杭荣来

田野在四季轮换中绿了黄、黄了绿。大嫂学会了农活,割麦插秧、撮把脱粒、扬谷晒场……黑了皮肤,壮了筋骨,成了真正的农民。

大嫂不识字却能干,会做事、善处事。她有一手好厨艺,烧的菜拿得出台面,色香味俱佳。本家邻里大事小事都请她帮忙,她从不拒绝,把别人家的事当作自家的事做。我们家出了个人人竖大拇指的大儿媳。家里有了事情,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跟大儿媳商量,请她“拿头”。

我上初中时,父母在上海姑妈的劝说下,去上海“拾荒”。在各处的垃圾桶里捡拾可以卖钱的废物,居然挣了不少钱,春节带回家一大叠钞票。过完年,父母把儿子儿媳都带到上海“拾荒”。他们拖着小车,游走在大街小巷,见垃圾桶就翻,凡是能卖钱的通通塞进小拖车里。捡垃圾虽又脏又臭,但比种田来钱多得多。没几年,大哥大嫂回家新建三间大瓦房,娶媳嫁女,不久就抱上了孙子和外孙。

父母年纪大了,不再在上海折腾垃圾桶了,回家养老。他们和大哥大嫂最合得来,和大哥大嫂住在一起。数年后母亲生病住院,大嫂忙前忙后。母亲病重难返,一年多后去世,剩下自己一人。父亲不是一个会照料自己的人,大哥眼睛又不好,父亲的生活起居皆由大嫂操劳,烧饭洗衣看病都是大嫂出头。大嫂的精心照料,使父亲走出了失去母亲的悲痛,健健康康又活了十几年。父亲88岁时,不小心跌了一个大跟头,跌断了股骨,从此瘫痪在床。这下可麻烦了,生活一点不能自理,一日三餐要端到床头,拉屎拉尿也要在床上解决。这些大哥都做不了,全由大嫂操劳。大嫂没有嫌弃,担起了照料父亲的责任。大嫂不仅照顾父亲的生活,还不时和父亲说说话,把家里家外的事情说给父亲听。一个瘫痪在床的人,痛苦是难耐的,精神是孤寂的。大哥大嫂的陪伴减轻了父亲的孤寂。父亲这一躺就是六年,这六年是父亲的至暗人生,也是大嫂最辛苦的一段历程。父亲走了,走得安详。

感谢大嫂!她为我们这一辈乃至后辈树立了勤劳善良包容孝顺的榜样。

过去农村贫困,不少人家都是两三间草屋。草屋小而低,据说有利于保暖。冬天,寒风呼啸,滴水成冰,这时屋子再保暖,睡觉还是感到冷,怎么办呢?大人会告诉你:有稻草呢,还怕天冷吗?

在庄稼人眼里,稻草是个宝贝。有的人家在秋收后生产队分草时,就把挑回家的稻草进行整理,分拣出一些色泽金黄的上等稻草,摊放在太阳底下晒晒,干透后捆好,堆放在屋角,留作寒冬垫床铺。

稻草刚刚晒过,留有阳光温暖的气息,散发着草香。讲究一点的人家在稻草上铺上床单,不讲究的,在稻草上面铺一张旧草席。睡觉时,人躺在上面,又松软又暖和。

稻草铺床,厚薄可以随时调整。觉得不暖和了,只要把草晒一晒,或者再添些新稻草,就会很暖和,弹性十足。

用稻草铺床,睡在上面久了,稻草在人体的压力下会有一定移动,床的中间甚至会形成凹槽。要勤快一些,经常翻一翻,重新铺一下就行了。我睡的床上是老妈铺的整齐的稻草,她经常把这些

日子真是过得快,女儿属牛,今年已经四十了。还记得女儿出生的前一天,天寒地冻,屋檐的冰凌挂了很久。第二天太阳出来了,城南医院住院部的医生护士热火朝天地忙碌着,新生儿一个又一个地降临,女儿也出生了。

女儿婴幼儿阶段,是在水泥厂度过的。出生四个月后,即随妈妈进厂,尔后进托儿所,由阿姨们悉心照顾,直到7岁。后来上了半个学期学前班,见隔壁邻居小姐姐报名上一年级,她定也要上。因下半年出生,不符合入学条件,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找老师说好话。老师见她活泼可爱、聪明伶俐,所问有所答,最终满足了她入学愿望。从此,她开

晒草铺床

□ 夏俊山

稻草抱到门外晒太阳,傍晚再收回铺在床上。没有费多大劲,床上又变得平整,躺在上面,有稻草的气息,还有太阳的味道。

邻居贵爹同样用稻草铺床,不过跟我家铺得不一样。他铺床从来都不用整齐的稻草。他告诉我:不少人图个好看,用整齐的草,铺得很平;齐草之间的空隙小,远不如乱草铺床透气舒服。垫铺稻草更软和。稻草在床中间出现了凹槽,没有必要去动它,那是人体睡出来的,是你的形状。睡在凹槽里,随你怎么翻身,被子两边都不会有冷风漏进来。

我的体会是,睡在铺草的床上,人体有时会有一些汗气渗进稻草,时间久了,稻草会散发霉味。如果有小孩尿床,稻草的气味更难闻。当然,勤快如我的老妈,经常把床上的稻草抱到外面去晒,发现稻草有了气味立即换上新的,异味就不会存在了。

女儿今年四十岁

□ 陈忠友

始了漫长的学习生涯,背着小书包,扎着小辫子,一人到校,排队回家。有时贪玩,连书包都能搞丢掉。就这样,小学6年,初中3年,职高3年,大专3年。比较起来,她与邻居家小姐姐是有差距的。人家也是小学6年,初中3年,高中3年,但本科4年,读研3年。

大专毕业后,女儿就开始自谋职业,独立闯世界。先后在电脑培训机构、大卖场和移动公司